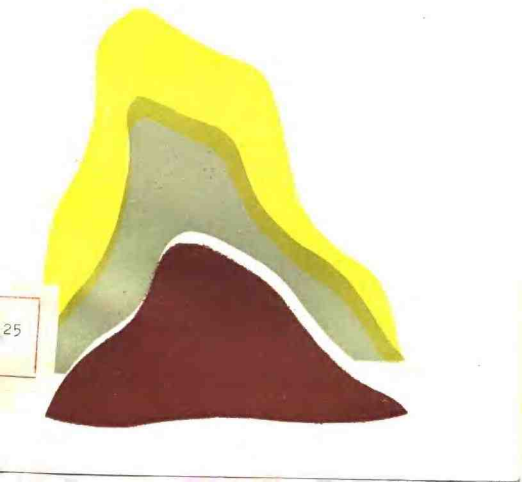


周政保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 闻捷的 诗歌艺术

---



25

责任编辑 吴 冶  
陈 琳  
封面设计 王国玲



闻捷的诗歌艺术

周政保

---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解放路306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乌苏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2插页170千字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000—2,500

---

统一书号：10092·254 定价：1.26元

## 诗的执着的朋友

### ——序《闻捷的诗歌艺术》

有一个时期，当代文学评论几乎成了当代小说评论的同义词。这种情形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一篇报告文学的题目：“倾斜的足球场”。小说的球门前，拼抢激烈，评论家们蜂拥而上，在禁区前人仰马翻，在空中抢着用头球打门，看谁蹦得更高。全数人马压过去，足球场倾斜在人们的心理感觉中。

当然，这无可非议，这是好事，这说明了小说创作的某种繁荣。但与此同时，也还不免觉得有点“太那个”，文学并不就只有小说，古今中外多如星汉的文学巨子也并不都是小说家，何以我们的具有学者身份的评论家们就如此喜欢热门货呢？

我这么想也许有点偏激，因为，就在这样一个倾斜的足球场上，诗毕竟从当代评论家中找到了为数不多的执着的朋友。这些朋友当中，有一个就是周政保。为了证明我的看法，我想引他在《绿风》诗刊编委笔谈中的几段话，这些类似宣言的话不仅

很有见地，而且令人感动于他不为时尚所动的执着精神。他说——

“我以为，当今的文学艺术世界，乃是一个‘诗’的时代。古老的诗，现代的诗，诗正以无私的乳汁，哺育着自己的后代，但也滋养了小说、散文、电影、话剧、绘画、雕塑……”

“越来越趋向于诗，这是二十世纪文学艺术的重要特征。”

“一个小说家可以不读诗，甚至浅薄地贬低诗，但不管自觉与否，不懂诗的人，是注定成不了第一流的小说家的……”

“不理解诗，就等于不理解文学。”

这些象艺术格言一样坚定鲜明的语言，已足以证明了周政保的文学观以及他对于诗和整个文学艺术的关系的看法。基于这一观点，当代文学评论中的这种足球场倾斜的状况，虽然不能说是荒唐的，但起码可以说是眼光不够深远的。

评论家和作家一样，必须具备坚强的个性。评论家不是寻章摘句的老雕虫，不是超负荷的书架和现代新式名词的贩卖者，而是具有敏锐目光、宽广的理解力，独特的发现力和总结归纳能力的人，和作家们比起来，他们也许需要更多的教练的才能而不仅是优秀运动员的才能，这就要求他们更老练、更全面，认准了以后更执着。一个为世风所动的作家还可以在走了一段弯路之后，重新在生活的启示下开始；一个在五光十色的所谓“新思潮”面前转了向、动摇了心智的评论家，就算是丢了丑，他很难得到谅解而重执旧论……这也正是搞当代文学评论的艰难之处。

周政保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他沉默寡言，但一旦说出话来不易改口，他受过较多挫折和磨难，所以把虚荣心炼成了一块沉重的石头锚在心底，他有时候执着到令人费解的地步，他甚至能

面对满桌佳饌而专吃一盘菜……一九八二年，在新疆大学召开的“新边塞诗理论讨论会”上，他不为各种貌似有理的意见所动，头也不抬地俯在他的论文上一直宣读到底。直到今天，不管人们以怎样不同的态度对待“新边塞诗”，这一诗歌流派在整个中国诗坛的存在都是不容置疑的了，它对当代新诗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因此，我们不能忘记周政保对“新边塞诗”所作的出色贡献。这种贡献的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这里所包含的热忱和执着已完全不是仅仅对于一个诗歌形态的肯定了，而是对于一块伟大辽阔的土地、对这块土地上多民族人民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形态，对荒僻土地的开拓者们艰险悲壮的人生，对一切系生命于斯而又渴望感知更阔大的世界的人们的肯定。

是对这块独特地域上形成的美学特征的肯定，也是对他自己二十年来所形成的生活信条的肯定。

因此，周政保从一九八一年开始直至今所写的大量有关“新边塞诗”的评论，都不能以世俗的观点理解为是和杨牧、章德益以及笔者本人的交情所至，更不是他存心要竖起什么“三面红旗”，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得清楚，促使他努力作这件工作的，是一种对自己生活的土地的责任感。在这种责任感的驱使下，他身不由己、废寝忘食地读书、查资料、写作，迅速而卓有成效地向全国评介了大量与新疆有关的作家和作品。这里包括对王蒙的《在伊犁》，对张承志的《老桥》，对阿克拜尔·米吉提的《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对唐栋的《兵车行》……等等。这些都不是“新边塞诗”，但却都是描写新疆生活的作品，由此可见，周政保不仅是诗的执着的朋友，更主要的，他是新疆的执着的儿子。

他对诗的执着显然是由对新疆的挚爱而来的，而新疆，是歌

舞之乡、是诗的摇篮。这显然是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富于传奇色彩的生活，和这里特有的古典主义文化氛围有直接的关系。汉族人们在这里所得到的感发和启示，会比在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内地省份新鲜、丰富、强烈得多！在这方面，诗人闻捷称得上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开拓者，甚至我想把他称之为“新边塞诗”的奠基人也毫不过分。自五十年代起，他以色彩风情独异的《天山牧歌》、《吐鲁番情歌》一举震动文坛，第一个向读者展示了新疆人民新生活的绚丽画卷。他出众的才华在新疆的土地上找到充分展示的条件，他又写出了构造宏伟的史诗性的《复仇的火焰》……闻捷他已经无愧于新疆了！

不管闻捷的作品还存在着多少弱点和局限性，不管他的抒情短诗怎样受了伊萨柯夫斯基的影响和长诗如何受了《静静的顿河》的影响，闻捷仍然是闻捷，仍然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新边塞诗”后生晚辈们心目中的鼻祖！

不管闻捷的诗在今天的某些人看来是如何地不现代派，如何地不懂经营意象和运用通感，如何地遵循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闻捷都仍然活着，为众多的读者所热爱，并且影响着一代代的后辈诗人。因而，研究闻捷，真诚地、公正地研究他的艺术成就并指出他的缺陷和不足，是研究当代文学的学者们不能躲避的责任。

而这作事，又被当时正在读研究生的周政保完成了。

看起来搞文学研究是大学书斋里的事，其实不尽然。搞研究需要生活。倘使周政保没有经历较长时间的基层实际生活，他或许就不能深切地理解闻捷的诗，因而也就不能产生研究闻捷的强烈愿望，更不能用真实的生活去检验闻捷作品中的缺陷和局限性。把自己封闭在任何一个领域里，其结果都是无法真正认识这

一领域，周政保敏锐地捕捉住并完成了这一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可以从正面说明上面的结论。

因此，周政保这部专著的出版不仅是及时的，它的意义也是不能低估的。

是的，我们不应妄自尊大，我们应当学会找到自己的老师，这些老师就在新疆的土地上，他是人民，是人民哺育起来的优秀的作家。我们不应在崇敬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海明威的时候忘记了甚至轻视了自己更真实的老师，这大概也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苏醒吧？

我们有如此雄伟辽阔的大地，我们当然应该产生出自己的权威，自己的名家，自己的研究对象。其实今天我们已经有了，那就是闻捷的抒情诗和史诗，王蒙的有关新疆生活的系列小说，对于我们生活在新疆的文学青年和文学工作者来说，它们，应该成为经典作品来认识和研究。

周 涛

一九八六年三月九日

草成于乌鲁木齐

# 目 录

## 诗的执着的朋友

——序《挺拔的诗歌艺术》 周 诗 1

诗人创作小记 1

## 论《天山牧歌》

- 一卓多情而富有色彩的葡萄 9  
独特的抒情方式：流云般的风情画 32  
从意象艺术析说作品的民族特色 51  
他抓住了叙事诗艺术的灵魂 68

## 论《复仇的火焰》

- 引子：是“诗”的，而不是“非诗”的 87  
严峻的历史获得了诗的折射 89  
诗的结构中凝集与奔突着崇高的力 98  
运行在诗的轨道上的性格刻画 110  
诗的叙事与情的抒写 125  
开拓了叙事诗的美学天地 143



巴哈尔性格变化的律动性	154
第一部的修改：更加诗化的思考	174
<b>论《长江万里》</b>	
流向晨曦、朝霞和太阳的诗情	199
<b>论诗人的诗歌观与诗风</b>	
诗歌观：一个流动的立体世界	215
时代的冲刷与诗风的演变	233
附：诗人论诗零札	245
<b>后记</b>	253

## 诗人创作小记

闻捷（1923—1971），原名赵文节，又名巫咸，江苏丹徒人，我国当代著名诗人。

抗日战争前，他曾在南京的一家煤厂当过学徒。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流亡武汉，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演剧活动。一九四〇年到延安，经由陕北公学的学习，被派到陕北文工团工作；之后，他就开始做党报的编辑、记者。他的写作活动是从一九四四年开始的，曾发表过不少战地通讯与散文。他还创作和出版过剧本，如反映陕甘宁边区土地革命的大型历史剧《翻天覆地的人》、秧歌剧《加强自卫队》等。他也写小说、杂文和特写，如短篇小说《肉体治疗和精神治疗》、《最后的突击》等，曾登载于当时的《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的副刊。总之，在他开始诗人生涯之前的那些战争岁月里，他曾探试过各种文艺样式的创作。就是在他作为出色的诗人步入诗坛之后，也仍然写过不少优秀的散文和一部分短评、杂论、特写。他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战士。他是为了人民的事业而创作、而歌唱的。

他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战斗，于一九五〇年三月随军进入新疆，任当时的新华社西北总社采访部主任。一九五二年又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从这时候开始，他着手写作《吐鲁番情歌》、《博斯腾湖滨》、《果子沟山谣》、《哈萨克牧人夜送“千里驹”》等抒情组诗与叙事诗——这就是诗人的第一部诗集《天山牧歌》中收集的那些优秀作品。《天山牧歌》首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56年），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据原版重印，重印时的《出版说明》这样写道：“作者用清新明丽、富有民歌风味的格调，热情地歌颂了勤劳、勇敢而淳朴的新疆各族人民的美好生活，描绘了吐鲁番、果子沟和天山南北的美丽的果园、成熟的葡萄、纯洁的爱情、勇敢的牧民以及各族人民的崇高理想、对党和毛主席的爱戴。”又说：“闻捷的诗，不论是简练的艺术结构，还是生动的形象、富有音乐感的语言，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他善于捕捉生活中最富色彩和深意的情景，也善于洞察和揭示人物的微妙的内心世界，使诗的形式和内容达到了一个相当完美的境界。”《天山牧歌》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新疆少数民族新生活的诗集，它的问世，不仅引起了诗界的注目，而且在广大读者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一九五三年，诗人开始任《文艺报》记者、《人民日报》特约记者。他曾深入东南沿海部队体验生活，写下了一些讴歌水兵的诗作，后又访问过东南一带的老革命根据地和其他一些城市与乡村。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歌，大都收集在稍后出版的诗集《祖国！光辉的十月》中。

一九五七年，诗人被调入中国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一九五八年又任中国作家协会兰州分会副主席。其实从一九五七年起，诗人就长期生活在甘肃地区，并积极投身于各项运动。继《天

《山牧歌》之后，诗人在五十年代末出版的诗集有：《祖国！光辉的十月》（1958年）、《东风催动黄河浪》（叙事诗，1958年）、《河西走廊行》（1959年）、《生活的赞歌》（诗选，胡采作序，1959年）。同时，诗人又与李季合写了两辑“报头诗”《第一声春雷》、《我们遍插红旗》（均为1958年出版）。在这些诗集中，除了诗选《生活的赞歌》收集了一部分《天山牧歌》的抒情诗外，其中的作品几乎全部写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九年之间（《天山牧歌》中的作品写于1952年至1956年）。这些作品，虽然不乏抒写真情实感的佳作，如《祖国！光辉的十月》中的一部分抒情诗，但从总体上审视，大部分作品的时代局限性是明显的。由于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的错误思潮的干扰与影响，诗人往往以主观热情与政治需要代替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与深切理解，一味追求“写中心”、“唱中心”，内容浮夸虚狂，感情脱离现实，严重违背了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诗人在创作过程中所出现的这种曲折，作为当代诗歌发展史上的教训，是值得后人深思的。当然，我们不能过份地苛求诗人。

特别是，就在《河西走廊行》出版的一九五九年，诗人的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第一部）也出版了。据第一部初版的诗人后记自述，他七、八年来一直在思考这一题材，是“党的大跃进号召”鼓舞了他，才能将这部长诗呈献给读者。一九六二年出版了第二部。第三部只发表了《故事从这里开始》（前奏曲）、《一支古老的哀歌》、《故事在这里结束》（尾声）等若干篇章，其余章节现已散失无存。

《复仇的火焰》是一部史诗性的优秀作品，它的出现，不仅标志着诗人创作的重大突进与丰硕成果，而且在我国新诗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开拓性意义。长诗极为出色地描绘了世代聚居在巴

里坤草原的哈萨克人的生活风情，而且通过一系列充满着多样性矛盾纠葛的情节发展，生动地刻画了巴哈尔、布鲁巴、苏丽亚等众多的性格独特鲜明、但又丰富复杂的人物形象，真正以诗的形式抒写了一个民族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所展现的命运变迁与情感变化。这部作品在抒情和叙事的结合形态上，鲜明地显示着诗人的诗歌风格的巨大转变——由《天山牧歌》的清新、轻柔、委婉、精巧，发展而为奔放、壮阔、深沉、粗犷。茅盾在第三次全国文代会的报告中，曾对《复仇的火焰》的第一部（初版称《动荡的年代》）作过历史性的评价，称它是叙事长诗的“另一种形式”的“代表”。他说：“《动荡的年代》塑造了劳动人民的多种多样的形象，描写了他们的精神世界——阶级觉悟和政治水平的提高。这些人物活动在富有地方色彩的典型环境中，使人物性格与背景和谐配合。随着故事的发展，诗的意境有时象金鼓齐鸣，有时象繁弦急管，但整个说来，它的格调是高昂的，色彩是鲜艳的。”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何其芳也说，这部长诗造成的感觉是雄伟的，“这样广阔的背景，这样复杂的斗争，这样有色彩的人民生活的描绘，好象是新诗的历史上还不曾出现过的作品。”（《诗歌欣赏》，作家出版社，1962年）

一九六〇年六月，诗人出席了全国群英会。一九六二年秋，他曾回到久别的故乡——扬子江畔的丹徒县，并精心酝酿他的另一部结构恢宏、气势磅礴的长诗《万里长江行》，以展现长江两岸人民的壮丽斗争画面与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可惜的是，这部长诗只发表了《流向晨曦、朝霞和太阳》、《航行在粼粼的波光上》、《我们酣战在沙洲之上》、《一个命名的典礼》、《端午节放歌》等片断，后因“内乱”骤起，诗人终于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

一九六三年，诗人与袁鹰联袂出国访问，当年就出版了他们

合写的访问巴基斯坦的诗集《花环》；次年又出版了他们的散文合集《非洲的火炬》，其中诗人所写的《奥兰教授》等作品，受到了文学界与读者的一致好评。

“十年内乱”期间，诗人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以致在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三日含恨而逝。一九七八年诗人获得了平反昭雪，彻底推倒了强加给诗人的莫须有罪名和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为纪念这位杰出的人民诗人，一九七九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选编出版了《闻捷诗选》。

当我们涉足诗人的创作道路的时候，不难发现，在诗人的众多的诗歌作品中，最富有代表性的、最能体现诗人的艺术才华的、也是最广泛地拥有读者与受到称赞的、并具有文学史地位的优秀作品，莫过于反映新疆少数民族的新的时代生活的《天山牧歌》与《复仇的火焰》了。



## ● 论《天山牧歌》

---



